

泰国激活护照与香港面试经历（二）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1/2021\\_2022\\_\\_E6\\_B3\\_B0\\_E5\\_9B\\_BD\\_E6\\_BF\\_80\\_E6\\_c107\\_211380.htm](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1/2021_2022__E6_B3_B0_E5_9B_BD_E6_BF_80_E6_c107_211380.htm) 拨通S先生的手机后，我告诉他我们已到车站，然后感谢他为我订好房间。S先生英文极差，听了半天，我才听懂他说10分钟后来接我们。结果，等了10多分钟，还不见人影，接着再拨电话。S先生说已到车站，要我找一辆白色的BENZ（三个点射My car, white, Benz Benz, 然后一梭子泰文。大概Mercedes的发音对他太难了）。我让妻子在海边看看，顶着正午的烈日，我来回找，可就是找不到那辆BENZBENZ。再打电话吧！S先生坚持说已到车站，难道我搞错了？一抬头，看见海边上有一处警察值勤亭子。我忙上前问个究竟。巴提亚警察叔叔真好，不但告诉了我巴提亚共有几个车站，还送我一张旅游图。他指着地图告诉我，现在我们在‘种田路’和海滨这条路的交叉口。谢过叔叔，我再打电话。终于，我们看见S先生的BENZBENZ。上车吧！S先生恭恭敬敬的样子有点像日本人。他的名字很长，名片上的NICKNAME（泰国人都有NICKNAME）叫TOM，我不知道它是取自英美人THOMAS的小名，还是TOM在泰文中有什么特别含义。不由得，我想起我认识的那只温顺的泰国小黑狗的名字NAMNAM（水水）。S先生先带我们到酒店，我们没有下车。他去了一会回来，呜哩哇啦一番，然后，就开车往城外走。由于和他交流极为困难，我们不知道他要往哪里拉。车越走越远，上了城外的大路。妻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感到有几分紧张（想象一下，我们以前从未见过S先生的面，现在身处异国被一个异国陌生人用车载

着不知往哪里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妻子有紧张的毛病，我不敢对妻子说我的想法。管他的，我豁出去了！我的朋友在给我的EMAIL中提到S先生在巴提亚开一家叫“蓝屋二号”的酒吧，生意不错。在车上，我试图与他交流，但遭到失败。他还是点射几个英文单词，再来一梭子泰文。S先生最后将车开到一个叫“淡佛院”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带我们到本地的风景点游玩。在门口S先生请我们吃了泰国凉面，算是午饭。我赶快叫妻子去买门票，然后进去逛了一圈，照例是东走走，西看看，然后拍照。后来S先生又带我们到那个山上刻了佛像的地方。我们正照像，S先生的手机响了。S先生先是呜哩哇啦一番，然后把电话给我。我听懂他在说我朋友的名字。果然，是我朋友打来的，他正开车从北方赶回曼谷。感谢了朋友和他的朋友S先生之后，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与S先生交流极为困难，请他告诉S先生，晚上就不必麻烦他了，我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的朋友听完后哈哈大笑，他一定十分清楚S先生的英文程度。随后他在电话里告诉S先生晚上就不必照顾我们。S先生终于将我们送到酒店。他告诉我们明天在什么地方坐车回曼谷，晚上到那里可以吃到便宜的海鲜。我们谢过S先生，目送他离开。唉！S先生真热情，可惜我们无法交流。酒店客房还便宜，450巴还带早餐。我们放好东西，出去玩耍一直到天黑才回酒店。第二天中午回到曼谷。一下高架火车，我赶快给朋友打电话，我们约好今天中午一起吃午饭。结果来了两位朋友，都是一年半以前认识的。主人请我点菜，我点了泰国名菜TUNGYAMGONG（一种用蘑菇和虾仁做的汤菜）。饭菜还对胃口。我的另一位朋友N女士因做公务员，还

未收假。下午，她开车带我们逛了曼谷唐人街，湄南河，斯龙路SILONG Road，然后再到一个以泰国国王名字命名的公园，最后带我们到ROBINSON大采购了一番（可乐坏了我妻子，我们满载而归。）。两位朋友又请我们吃了晚饭，于是相互告别。因我明天的航班较早，我询问朋友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退房上路，能否叫到出租车。N女士说，BANGKOK NEVER SLEEPS，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到出租车。最令我感动的是，N女士说，明天早上她会早起，如果到5点半我还找不到出租车，马上打电话给她，她会以最快速度开车来送我们。我想，我和妻子只要想起这件事，任何时候都会感动不已。在泰国停留的短短几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朱总理几个月前访问泰国时的描述，中泰人民一家亲。带着泰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夫妇离开了美丽而热情的泰国。香港啊，香港。我们乘坐的泰航曼谷经香港至台北的航班是BOEING 777，飞机非常大，也很舒适，我第一次坐这种飞机。起飞不久，就听到中泰英三种语言广播。我们的航班将要经过柬埔寨、越南（岬港）和南中国海，约三个小时后到达香港。听到南中国海几个字，我感到一阵紧张，那不就是“海空卫士”王海同志四年以来开着喷气战斗机一直和美国侦察机玩“JERRY戏TOM”游戏的海域吗？就在半月前，由于王海的失误导致了机毁人亡的惨剧（美国人在别人家门口偷窥的无耻行径暂且不谈）。翻开两天前出版的《时代周刊》，上面有一篇由撞机事件引出的相关报道。报道中赫然记录了1954年7月，一架国泰小型客机在执行由曼谷飞往香港航班途中，飞越南中国海被驻守在海南岛的中国空军两架苏制战斗机击落的内容（死亡12人。为此，中国政府赔偿了35

万英镑)，飞行航线和我们的一模一样，瞧，机舱大屏幕上显示的航线图和报道附的航线图就是同一张嘛！啊呀！怎么那么不巧，今天又要过这个海域！我在心里说，今天千万不要有美国飞机，王海的战友们，你们在下面看吧，今天就不要上来了。紧张的情绪过了一会就无影无踪，此所谓来得快，去得也快。终于，飞机下降了。窗外，天是铅色的，有雾，偶尔还有几个闪电。迷迷糊糊中，我看见海上有大大小小的轮船，像是不会动，还有高低起伏的山。这就是邓丽君姐姐歌里的哪个“...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的香港吗？香港天气比曼谷好多了，但仍然闷热（约28度）。一走出机场大厅，我就见到了几年不见的老友。他在北京某大报工作，半年前被派驻香港，今天已等候多时。我们乘上了机场巴士，和老友一路叙旧，过了青马大桥，进入九龙，然后再过海，转眼我们就到了港岛，此时已近下午3点。过中环时，老友指着一栋高楼说那大概就是交易广场。我心里已基本知道了大概位置，打算放好东西就来踩点。到铜锣湾下了车，老友将我们带到崇光百货SOGO附近佰德新街一栋半新不旧的大楼前。我们上楼，然后找到老板娘登记。老友上前说，我订房要住的客人来了。老板娘大概是内地过去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看了我的护照，她说，现在这里只有360块的房间。老友说不是订好的吗，340元？老板娘爱理不理地说，要住340块的就只有到7楼，菲律宾佣人，说英语。我看你们还是住360元的吧。我一听，简直就和48年的上海一样嘛，法币满天飞，吃第一碗饭时每碗5千法币，第二碗就涨到1万了，岂有此理！“那我们就到7楼”，真气愤。我想我们即使住得差一些也不能让这个香港人的阴谋得逞！老友晚上还要工作

。交代完注意事项后，给我一本地图，他就回去了。我们放好东西，按老友的指点，乘上地铁大概七八分钟就到中环。根据ROLIA上移友提供的信息，从E出口出站，再问一位阿SIR。真好找！我妻子说。过了人行天桥，我们来到交易大厦二楼，乘电梯直奔12楼。走出电梯，我一扭头，第一眼就看到了右边玻璃门上的枫叶。找对了，就是这里！我一阵狂喜。接着，我看到里面的人和门口放着供大家投银行汇票的钱箱。因为是下午，人不多，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咦！那不就是著名的“中年保安”吗？老兄，我早就认识你了！我在心里说。中年保安看见有人把脸贴在门上看，就走了过来。走吧！我妻子在催我。我们终于做完了要做的事。我建议妻子干脆走回去得了，她愉快地同意了。我们走过繁华的中环，湾仔到达铜锣湾，途中见到了中银大厦以及香港立法会等原来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建筑。逛了SOGO，最后我们找到一处吃晚饭的地方。过去只听说香港物价贵，今天才算真正感受到。我们各吃了一碗面条，味道不错，比曼谷的面好吃一些，每碗23港币。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旅馆。开门的是一个年轻菲佣，二十多岁。她给我们送一瓶开水就离开了。旅途的劳顿使我妻子早早就睡着了，全然不管明天还有大事要办。而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材料。我一边看带去的材料，一边想着明天可能问到的问题，在心中将答案过了一遍。躺在床上，我简直无法入睡。尽管房间内有空调，但我觉得这里异常的潮湿，被子倒是干净的，盖在身上有点黏糊的感觉。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睡着。面试清晨7点钟，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妻子睁眼见我已起床，说，还早嘛，急什么？听到我叫她快起床，又看到我表情严肃，妻子也不敢怠慢，赶

忙起来。接着漱口洗脸，穿上“战袍”吃了头天买的糕点就上路了。我们乘地铁约10分钟就赶到交易大厦。整个开始程序和其他ROLIA上移友说的那样：我们进大门，把面试通知交给中年保安看过，他给一个号码，我们再到窗口连同面试通知一起交给里面的小姐。小姐接过我的面试通知，说，10半，你们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不过，来了就不要离开了，先找地方坐着，听到叫号就到安排的KIOSK面试。谢过小姐，我们小心翼翼找地方坐下，等吧！这时，我才有机会看了一下现场环境。领事馆面积很小，全然不能和在上海的几家大国领馆独门独院的环境相提并论。我们就像坐在国内某家银行办事处的营业大厅里，不，应该是营业小厅才对。厅里等候办理签证的人很多，齐刷刷端坐两边。其中大部分人衣着端庄，成双成对，脸上都挂着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整个就是一个“末日审判”的SCENARIO，一看便知是移友。这里基本听不到有人说话，只听得见广播里不时传来的通知（粤语和英语）。看到这里，我们也不敢造次发出声音，规规矩矩等待签证官的号令和宣判。我看到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办理的另一对夫妇进来。他们拿到号后，探头探脑地在找座位。我扬扬手示意他们过来。他们坐下后，大家寒暄几句就不敢多说话。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人进去，一般约半小时后就出来。这时，旁边有人说，他们应该过了，你看那个女的，好像很高兴。等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看到，有人出来喜形于色，有人则深藏不露。总体上，没有看到有人哭丧着脸出来。不一会，和我们一起的那对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拨通S先生的手机后，我告诉他我们

已到车站，然后感谢他为我订好房间。S先生英文极差，听了半天，我才听懂他说10分钟后来接我们。结果，等了10多分钟，还不见人影，接着再拨电话。S先生说已到车站，要我找一辆白色的BENZ（三个点射My car, white, Benz Benz, 然后一梭子泰文。大概Mercedes的发音对他太难了）。我让妻子在海边看看，顶着正午的烈日，我来回找，可就是找不到那辆BENZBENZ。再打电话吧！S先生坚持说已到车站，难道我搞错了？一抬头，看见海边上有一处警察值勤亭子。我忙上前问个究竟。巴提亚警察叔叔真好，不但告诉了我巴提亚共有几个车站，还送我一张旅游图。他指着地图告诉我，现在我们在‘种田路’和海滨这条路的交叉口。谢过叔叔，我再打电话。终于，我们看见S先生的BENZBENZ。上车吧！S先生恭恭敬敬的样子有点像日本人。他的名字很长，名片上的NICKNAME（泰国人都有NICKNAME）叫TOM，我不知道它是取自英美人THOMAS的小名，还是TOM在泰文中有特别含义。不由得，我想起我认识的那只温顺的泰国小黑狗的名字NAMNAM（水水）。S先生先带我们到酒店，我们没有下车。他去了一会回来，呜哩哇啦一番，然后，就开车往城外走。由于和他交流极为困难，我们不知道他要我们将我们往那里拉。车越走越远，上了城外的大路。妻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感到有几分紧张（想象一下，我们以前从未见过S先生的面，现在身处异国被一个异国陌生人用车载着不知往哪里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妻子有紧张的毛病，我不敢对妻子说我的想法。管他的，我豁出去了！我的朋友在给我的EMAIL中提到S先生在巴提亚开一家叫“蓝屋二号”的酒吧，生意不错。在车上，我试图与他

交流，但遭到失败。他还是点射几个英文单词，再来一梭子泰文。S先生最后将车开到一个叫“淡佛院”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带我们到本地的风景点游玩。在门口S先生请我们吃了泰国凉面，算是午饭。我赶快叫妻子去买门票，然后进去逛了一圈，照例是东走走，西看看，然后拍照。后来S先生又带我们到那个山上刻了佛像的地方。我们正照像，S先生的手机响了。S先生先是呜哩哇啦一番，然后把电话给我。我听懂他在说我朋友的名字。果然，是我朋友打来的，他正开车从北方赶回曼谷。感谢了朋友和他的朋友S先生之后，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与S先生交流极为困难，请他告诉S先生，晚上就不必麻烦他了，我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的朋友听完后哈哈大笑，他一定十分清楚S先生的英文程度。随后他在电话里告诉S先生晚上就不必照顾我们。S先生终于将我们送到酒店。他告诉我们明天在什么地方坐车回曼谷，晚上到那里可以吃到便宜的海鲜。我们谢过S先生，目送他离开。唉！S先生真热情，可惜我们无法交流。酒店客房还便宜，450巴还带早餐。我们放好东西，出去玩耍一直到天黑才回酒店。第二天中午回到曼谷。一下高架火车，我赶快给朋友打电话，我们约好今天中午一起吃午饭。结果来了两位朋友，都是一年半以前认识的。主人请我点菜，我点了泰国名菜TUNGYAMGONG（一种用蘑菇和虾仁做的汤菜）。饭菜还对胃口。我的另一位朋友N女士因做公务员，还未收假。下午，她开车带我们逛了曼谷唐人街，湄南河，斯龙路SILONG Road，然后再到一个以泰国国王名字命名的公园，最后带我们到ROBINSON大采购了一番（可乐坏了我妻子，我们满载而归。）。两位朋友又请我们吃了晚饭，于是相



互告别。因我明天的航班较早，我询问朋友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退房上路，能否叫到出租车。N女士说，BANGKOK NEVER SLEEPS，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到出租车。最令我感动的是，N女士说，明天早上她会早起，如果到5点半我还找不到出租车，马上打电话给她，她会以最快速度开车来送我们。我想，我和妻子只要想起这件事，任何时候都会感动不已。在泰国停留的短短几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朱总理几个月前访问泰国时的描述，中泰人民一家亲。带着泰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夫妇离开了美丽而热情的泰国。香港啊，香港。我们乘坐的泰航曼谷经香港至台北的航班是BOEING 777，飞机非常大，也很舒适，我第一次坐这种飞机。起飞不久，就听到中泰英三种语言广播。我们的航班将要经过柬埔寨、越南（岷港）和南中国海，约三个小时后到达香港。听到南中国海几个字，我感到一阵紧张，那不就是“海空卫士”王海同志四年以来开着喷气战斗机一直和美国侦察机玩“JERRY戏TOM”游戏的海域吗？就在半月前，由于王海的失误导致了机毁人亡的惨剧（美国人在别人家门口偷窥的无耻行径暂且不谈）。翻开两天前出版的《时代周刊》，上面有一篇由撞机事件引出的相关报道。报道中赫然记录了1954年7月，一架国泰小型客机在执行由曼谷飞往香港航班途中，飞越南中国海被驻守在海南岛的中国空军两架苏制战斗机击落的内容（死亡12人。为此，中国政府赔偿了35万英镑），飞行航线和我们的一模一样，瞧，机舱大屏幕上显示的航线图和报道附的航线图就是同一张嘛！啊呀！怎么那么不巧，今天又要过这个海域！我在心里说，今天千万不要有美国飞机，王海的战友们，你们在下面看吧，今天就不

要上来了。紧张的情绪过了一会就无影无踪，此所谓来得快，去得也快。终于，飞机下降了。窗外，天是铅色的，有雾，偶尔还有几个闪电。迷迷蒙蒙中，我看见海上有大大小小的轮船，像是不会动，还有高低起伏的山。这就是邓丽君姐姐歌里的哪个“...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的香港吗？香港天气比曼谷好多了，但仍然闷热（约28度）。一走出机场大厅，我就见到了几年不见的老友。他在北京某大报工作，半年前被派驻香港，今天已等候多时。我们乘上了机场巴士，和老友一路叙旧，过了青马大桥，进入九龙，然后再过海，转眼我们就到了港岛，此时已近下午3点。过中环时，老友指着一栋高楼说那大概就是交易广场。我心里已基本知道了大概位置，打算放好东西就来踩点。到铜锣湾下了车，老友将我们带到崇光百货SOGO附近佰德新街一栋半新不旧的大楼前。我们上楼，然后找到老板娘登记。老友上前说，我订房要住的客人来了。老板娘大概是内地过去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看了我的护照，她说，现在这里只有360块的房间。老友说不是订好的吗，340元？老板娘爱理不理地说，要住340块的就只有到7楼，菲律宾佣人，说英语。我看你们还是住360元的吧。我一听，简直就和48年的上海一样嘛，法币满天飞，吃第一碗饭时每碗5千法币，第二碗就涨到1万了，岂有此理！“那我们就到7楼”，真气愤。我想我们即使住得差一些也不能让这个香港人的阴谋得逞！老友晚上还要工作。交代完注意事项后，给我一本地图，他就回去了。我们放好东西，按老友的指点，乘上地铁大概七八分钟就到中环。根据ROLIA上移友提供的信息，从E出口出站，再问一位阿SIR。真好找！我妻子说。过了人行天桥，我们来到交易大

厦二楼，乘电梯直奔12楼。走出电梯，我一扭头，第一眼就看到了右边玻璃门上的枫叶。找对了，就是这里！我一阵狂喜。接着，我看到里面的人和门口放着供大家投银行汇票的钱箱。因为是下午，人不多，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噢！那不就是著名的“中年保安”吗？老兄，我早就认识你了！我在心里说。中年保安看见有人把脸贴在门上看，就走了过来。走吧！我妻子在催我。我们终于做完了要做的事。我建议妻子干脆走回去得了，她愉快地同意了。我们走过繁华的中环，湾仔到达铜锣湾，途中见到了中银大厦以及香港立法会等原来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建筑。逛了SOGO，最后我们找到一处吃晚饭的地方。过去只听说香港物价贵，今天才算真正感受到。我们各吃了一碗面条，味道不错，比曼谷的面好吃一些，每碗23港币。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旅馆。开门的是一个年轻菲佣，二十多岁。她给我们送一瓶开水就离开了。旅途的劳顿使我妻子早早就睡着了，全然不管明天还有大事要办。而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材料。我一边看带去的材料，一边想着明天可能问到的问题，在心中将答案过了一遍。躺在床上，我简直无法入睡。尽管房间内有空调，但我觉得这里异常的潮湿，被子倒是干净的，盖在身上有点黏糊的感觉。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睡着。面试清晨7点钟，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妻子睁眼见我已起床，说，还早嘛，急什么？听到我叫她快起床，又看到我表情严肃，妻子也不敢怠慢，赶忙起来。接着漱口洗脸，穿上“战袍”吃了头天买的糕点就上路了。我们乘地铁约10分钟就赶到交易大厦。整个开始程序和其他ROLIA上移友说的那样：我们进大门，把面试通知交给中年保安看过，他给一个号码，我们再到窗口连同面试

通知一起交给里面的小姐。小姐接过我的面试通知，说，10半，你们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不过，来了就不要离开了，先找地方坐着，听到叫号就到安排的KIOSK面试。谢过小姐，我们小心翼翼找地方坐下，等吧！这时，我才有机会看了一下现场环境。领事馆面积很小，全然不能和在上海的几家大国领馆独门独院的环境相提并论。我们就像坐在国内某家银行办事处的营业大厅里，不，应该是营业小厅才对。厅里等候办理签证的人很多，齐刷刷端坐两边。其中大部分人衣着端庄，成双成对，脸上都挂着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整个就是一个“末日审判”的SCENARIO，一看便知是移友。这里基本听不到有人说话，只听得见广播里不时传来的通知（粤语和英语）。看到这里，我们也不敢造次发出声音，规规矩矩等待签证官的号令和宣判。我看到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办理的另一对夫妇进来。他们拿到号后，探头探脑地在找座位。我扬扬手示意他们过来。他们坐下后，大家寒暄几句就不敢多说话。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人进去，一般约半小时后就出来。这时，旁边有人说，他们应该过了，你看那个女的，好像很高兴。等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看到，有人出来喜形于色，有人则深藏不露。总体上，没有看到有人哭丧着脸出来。不一会，和我们一起的那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http://www.100test.com)